

## 一扇彩色繽紛的視窗：

# 外國少年小說在臺灣

張子樟 ◎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教授

### ✧ 從改寫出發

如果《魯賓遜漂流記》、《格列弗遊記》、《金銀島》、《野性的呼喚》等這些出版較早的英文經典作品因為適合少兒閱讀，可列為外國少年小說的話，則臺灣在四十年代就有外國譯本了。早期的《學友》與《東方少年》這兩本青少年雜誌曾為小讀者改寫不少世界名著，深獲當年國小中高年級生的歡迎。閱讀這些改寫的作品雖然覺得隔一層，但至少為小讀者開了一扇窗，對人性有較深刻的體認。

就整個臺灣外來少年小說的發展來說，不論是外文經典作品或改寫作品的出版，都是良好的起步。「國語日報」最早改寫名著。它在1966年改寫《大衛歷險記》，隨後又改寫《萬能車》、《丁香花下》、《六十個父親》、《柳林中的風聲》等。小魯在1992年加入改寫行列，出版數量相當可觀（約40多冊）。東方的「世界少年文學精選」也改寫了將近60冊，但改寫的主因似乎在遷就學童的適讀年齡問題。相較之下，原典還是原汁原味，因此，改寫本只是一時替代品，逐漸被原典的譯本所取代。

### ✧ 以質取勝的國外得獎作品

1921年美國圖書館協會創立的紐伯瑞獎，80多年來的得獎作品以少年小說最多。智茂出版社篩選這個獎項歷年得獎作品，在1992到1995之間，共譯了48本之多，使其得獎作品立即成為許多出版社的追逐目標。每年1月底紐伯瑞獎揭曉後，有意出版其得獎作品的國內出版社便開始競標，結果導致版權費愈來愈高。

智茂的譯本購買過翻譯版權，但年限過了之後，並未續約。由於部分譯文不甚理想，東方出版社出面購買其中10多本的版權，並重新翻譯，出版後銷路不錯。與紐伯瑞獎同種語文的英國卡內基文學獎得獎作品也跟著登臺，如《史凱力》、《來自無人地帶的明信片》等。2008年泰晤士報「雞屋兒童小說獎」的首獎《海島人的贖金》在2009年臺灣就有了譯本。同文的澳大利亞、紐西蘭的少年小說得獎作品也出現在臺灣，如《基夫大戰牛頭犬》、《鯨騎士》。

臺灣出版社熱中出版得過獎的少年小說作品，因為作品品質就是銷售的保證，但得獎作



品並非每一本都適合在臺灣出版，而且優秀的英文作品總有選盡的時候，因此，其他語言的優秀作品也開始受到青睞，其中似乎以德文作品最受寵愛，麥克·安迪的《火車頭大旅行》、《十三個海盜》、《默默》、《說不完的故事》，和柯奈利亞·馮克的《神偷》與《墨水心》系列最受注目。瑞典林格倫的《強盜的女兒》和《獅心兄弟》的中文版也先後在臺灣問世。題材特殊的法文、以色列文作品也被選譯為中文（如《0到10的情書》、《天堂之星》）。智利女作家伊莎貝·阿言德以西班牙文寫的《天鷹與神豹的回憶》三部曲也由聯經出版。日韓文作品開始在臺灣出現。臺灣真不愧為「地球村」的一分子，好的少年小說在臺灣幾乎都可找到不錯的譯本。

### ✿ 模糊的「適讀年齡」

每家出版社各有不同的出書策略。有些出版社在取得樣書後，只研究該書值不值得出版，可獲得多少利潤。一些企圖心較強的出版社，每本書的挑選都經過仔細考量後，再有計畫地出書，於是我們看到「文學館」、「酷小說」、「跨世紀小說精選」、「青春悅讀」、「金獎小說」、「世界兒童小說館」、「漾少年」、「經典故事坊」、「勁小說」、「大獎精選」、「世界小說館」等不同的分類，雖有少許區別，但內容的永恆主題仍是啟蒙與成長，訴求對象仍是青少年。

「漢聲」早在1989年就開始出版「拇指文庫」，專門為青少年出版深淺不一的少年小說，其中的「青年拇指文庫」出版以艾西莫夫的科幻系列為主（8部19冊）。有趣的是，「少年拇指文庫」30冊中，竟然有16冊是羅娜·英·懷德的墾荒小說，「國際少年村」也出版她同樣的書8冊之多，「國語日報」、「志文」、「東方」也出版中文譯名不同的同一本書（《大樹中的小屋》、《大森林的小木屋》、《森林裡的小木屋》）。這種現象足以解釋為什麼國內有那麼多的《湯姆歷險記》、《金銀島》和《愛麗絲漫遊奇境》的譯本。

上個世紀九〇年代後奇幻文學興起，許多重量級系列作品以「老少咸宜」為號召陸續出現，如《魔戒》、《納尼亞傳奇》、《地海系列》、《黑暗元素》、《龍騎士》等，《哈利波特》及向達倫系列的推銷手法亦是如此。許多本國出版社對於適合成人與青少年閱讀的作品，常以模糊的手法處理，不刻意點出該書的適讀年齡，希望能同時吸引廣大讀者群，這就難免令人覺得有如美國本土大型書店把《暮光之城》系列這類書擺在標明「羅曼史（romance）」書架上一般。分類的模糊化間接說明「適讀年齡」的設定不再有多大的意義。

分類模糊的書並不僅限於上述的系列書。這一兩年的暢銷書同樣讓家長、師長感到困惑，例如《偷書賊》、《追風箏的孩子》與《偽倫敦》。這類書敘述了少年的成長之旅，但又涉及成人世界之惡，究竟要不要讓孩子閱讀？談自殺（如《獅心兄弟》）、校園暴力（如《巧克力戰爭》）的書，孩子應該接觸嗎？

## ✿ 眾聲喧嘩的主題與內涵

隨著大環境的變遷，外來少年小說呈現了眾聲喧嘩的多元風貌。作家不再避談自殺、死亡、同性戀等這些敏感的議題，同時更深入挖掘當前青少年共同面臨的困境，如族群、未婚懷孕、性侵、吸毒、嗑藥、酗酒、虐待霸凌等問題。這類作品被列為「問題小說」，讀來格外令人震撼，如《嗑藥》、《洞》、《我是乳酪》、《巧克力戰爭》、《16歲爸爸》、《閃亮閃亮》、《鳥街上的孤島》、《我不再沉默》等。

女性地位的提昇也是近半世紀少年小說關切的主題之一。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，絕大多數的少年小說作家，不分男女，都喜歡以少男為主角。不知是否受到女性主義崛起的影響，近三十年的少年小說角色性別起了變化，女孩慢慢取代了男孩，甚至部分作品更直接以第三世界的女孩為敘述者，這些作品展現了人性關懷，如《風中玫瑰》、《戰火下的小花》、《帕瓦娜的旅程》、《英雄的皇冠》、《回家》、《鯨騎士》、《一個女水手的自白》、《變生姊妹》、《少女蘇菲的航海故事》等。

由於全世界竭盡全力發展經濟成長，嚴重破壞了自然生態，造成大地反撲，整個地球正面臨重大危機：缺水、缺糧、資源耗盡。如何維持生態平衡也是現當代少年小說作家重視的主題。較早的《少年小樹之歌》、《海狸的記號》、《狼王的女兒》、《希臘狂想曲》曾稍有提及，但強烈呼應的應該是《天鷹與神豹的回憶》系列、《托比大逃亡》、《艾立莎的眼淚》、《知更鳥事件簿》、《鱷魚事件簿》、《鱒魚事件簿》、《追蹤師》系列等。

如果把閱讀對象設定為國小五六年級，則安德魯·克萊門斯的校園系列是許多家長和師長可以接受的。他的校園小說至今已超過50冊，目前在臺灣出版已有8冊：《我們叫它粉靈豆：Frindle》、《不要講話！》、《成績單》、《作弊》、《午餐錢大計畫》、《蘭德理校園報》、《16號橡皮筋》、《完美替身》。這些書內容輕鬆，但書中的教育話題卻深刻嚴肅，值得師生、親子共讀後，深入討論。

主題多變是現當代外國少年小說的主要特色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主題多變需要敘述技巧來襯托。許多作品依然仰賴傳統的說故事方式來表達，因為有一個好的故事，讀者會深受感動，而忽略了它的表達技巧。文類的互動也間接影響了呈現情節的方式，「少年小說童話化」就是一種明顯的變化，《英雄的皇冠》與《魔法森林》系列便是最好的例子。去年（2009）年初，尼爾·蓋曼的《墓園裡的男孩》獲得紐伯瑞獎，等於宣佈「怪誕美學」也是少年小說的一種表達技法，他的《第十四道門》也因此再一次引起讀者的注意。同一年以魔幻寫實手法展示的得獎作品《木屋下的守護者》似乎被忽略了。

## ✿ 幾個有趣的問題

在所謂的「地球村」裡，文化交流無法避免，交流後隨之而來的就是衝擊。這些年來，



不少外國少年小說挾著得獎作品的光環，以譯本形式出現在國內市場，影響本地作家的寫作空間，但卻讓讀者大開眼界。外國少年小說題材新穎繁複，刻劃人性相當深入，雖有文化殖民之慮，但其魅力卻無法阻擋，每年的出版數量約占所有出版的少年小說七成以上，訴求對象也不限於青少年，許多成人也是這類作品的忠實讀者。

由於適讀年齡的模糊化，出版社負責選書的人往往不知如何下手，尤其是面對9~12歲與15~18歲這兩個階段的青少年。9~12歲的孩子脫離繪本不久，大部分還在橋梁書中徘徊，如果要迎合他們，又怕被說太幼稚化。15~18歲的孩子常常認為自己是小大人，不屑於翻閱所謂的青少年讀物，出版社自我調整選書的方向，又難免惹來成人化的批評，兩面不討好。出版社至今仍然想不出破除這種困境的妙方，只好繼續揣摩市場的需求。

書的行銷策略也有待推敲，美國有一個例子值得學習。今年9月曾得兩次紐伯瑞獎的凱特·狄卡密歐推出《魔術師的大象》一書。作者的企圖心很明顯，紐伯瑞獎當然是目標之一。於是我們看到書商安排她上電視接受訪問，大談她寫作該書的經過，書在正式出版之前先送給專家學者試閱，請他們表示意見。福斯公司也表示有意將其拍成影片，推書動作一波接著一波。當然，這本書確實不錯，因此，書商的行銷策略執行得相當得宜，雖然最後並沒有得獎，但促銷的動作卻是相當成功，相信它依然有機會得到其他的獎項。📺

